

美学视阈下的皖南徽派聚落外部空间 文脉保持与延续

程志永,王锦坤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徽商文化研究所,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阐述了皖南徽派聚落是基于独特的徽州文化,在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其独特的建筑风貌和聚落空间布局特征。皖南徽派聚落空间把传统儒道思想、风水理论、地域环境、社会文化等要素有机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逐步成为传统聚落文脉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美学视阈下的聚落空间环境研究为基础,从多视角、多观点对皖南徽派聚落文脉的保持与延续手法进行探究,将聚落空间视作符号化载体进行审视,进一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聚落空间;徽派古村落;外部空间;历史文脉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志码:A

一、美学视阈下的皖南徽派聚落

皖南徽派聚落是指在传统徽州区域辐射范围内、历史上曾经出现或者一直存在的具有徽州文化特色的皖南村落^[1],这些聚落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地理区域范围为传统徽州管辖范围内的6个县,包括绩溪、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婺源^[2]。皖南徽派聚落依托山水格局的空间环境,打破原有单一封闭的地理环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开放且独立的地域单元体,形成了带有典型徽派文化特色的村落集合。从狭义上说,皖南徽派聚落外部空间是指村落所处地区的地域条件,包括周边的建筑、山川、农田、水溪、田地、湖泊、植物等。皖南徽派聚落融青山、绿

水、青砖、黛瓦、马头墙于一体,呈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美。“境生于象外”,村落之美,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物象,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更不是一片有限的风景,而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3],这正是徽派聚落的美学体现。从文化角度来看,传统文脉作为皖南徽派聚落地域性的精髓所在,表现出人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价值观的高度吻合,有利于历史文脉在发展过程中得到继承与保护^[4]。然而,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皖南徽派聚落正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冲击。拆旧建新的方式使皖南徽派聚落文脉受到了侵害,村民拆除古建重新进行建造或者直接搬到新式的房屋里面生活,使得古村落“生活方式的延续性”根基受到严重

收稿日期:2019-02-27

基金项目:全国学校艺术科研项目(2018-XJY-012,2018-XJY-013);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8A0790,SK2018A0791);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项目(17Y023);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三基地两平台”重点项目(2017ZDH01)

作者简介:程志永(1982—),男,安徽灵璧人,硕士。

破坏。由于空间再利用率低,古建筑成为聚落中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5],最终使聚落传统文脉逐渐消失,村落空间出现严重的“失忆症状”。由此可见,传统聚落文脉的保持与延续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二、皖南徽派聚落外部空间文脉的保持与延续影响因素

皖南徽派聚落文脉是基于独特的徽州文化,在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表现为具有皖南徽派建筑特色的古村落风貌、聚落空间布局等。笔者通过现场调研及深入分析,总结出皖南徽派聚落外部空间文脉保持与延续的两方面影响因素:

1. 地理环境因素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皖南徽派聚落的选址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受影响最大的则是空间的总体布局。从空间类型角度看,皖南徽派聚落主要由河岸村落和山地村落两种类型构成,这两类古村落的共性在于有丰富的水资源、茂密的植物,具有传统建筑的优势。这两类村落类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形方面。例如:山地聚落依傍隘口、山坞、交通要道,为该地块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进而推进了聚落文化的交流;河岸聚落则是在河岸边建造的村落,由于其独特的“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地理环境,为农业的灌溉和排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更容易发展成为大型村落聚落^[6]。皖南徽派聚落不仅是功能性居民集聚区,更是建筑与环境结合的艺术品,可以说,地理环境是皖南徽派聚落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 经济文化因素

经济因素直接决定了皖南徽派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皖南徽派聚落外部空间来说,独特的空间形式受到了经济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制度与血缘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是皖南徽派聚落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是皖南徽派聚落建设的保障,对该地区的发展起到积极影响。明清时期徽商

经商致富之后大都回到家乡买田置地,修建民居、祠堂、村落,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徽商,在建筑中保留并延续了传统聚落文脉。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居民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使得文化因素的影响日益突显。经济文化因素是皖南徽派聚落文脉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皖南徽派聚落外部空间文脉的保持与延续应用方法

1. “形”的整合——皖南徽派聚落是徽派建筑的集合群体

皖南徽派聚落聚族而居,全面展现了徽派文化独有的特色。从聚落的空间形态角度来看,皖南徽派聚落与其他聚落之间有明显的地理界限,聚落大都依山傍水,呈带状、块状形态;聚落建筑平面规整、内部开放通透、外观封闭紧凑。聚落中,“院”肩负起单座建筑的中心作用,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建筑群,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无院不成群”。作为群落的中心,院各不相同,最终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聚落风貌及特色^[7](见图1)。在徽派聚落空间布局方面,聚落由民宅、公共建筑和公共用地组成,按照空间功能序列划分,空间分为“街巷—组群—院落—建筑”;按照空间私密序列划分,聚落空间分成“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徽派聚落很好地处理了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动”“静”关系。皖南徽派聚落根植于徽州大环境,空间意蕴取材于徽州地域文化,力求表现徽州古村落的意象(见图2)。在空间整合上,皖南徽派聚落枕山、依水,建筑群落与山川、农田、水溪、田地、湖泊有机融合,借鉴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利用徽派建筑与环境地势的高低起伏,创造出错落有致、跌宕起伏的水墨艺术空间,这种空间结构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别具一格的文化气息(见图3)。在空间分割方面,徽派聚落建筑设计采用围合、半围合、开敞等多种空间分隔方式,空间形态上反映徽居“深宅大院”的气象,环境中结合山势、水面创造景观,以汀步、

小桥等景观要素配合建筑(见图 4),形成一个完整的院落山水园林与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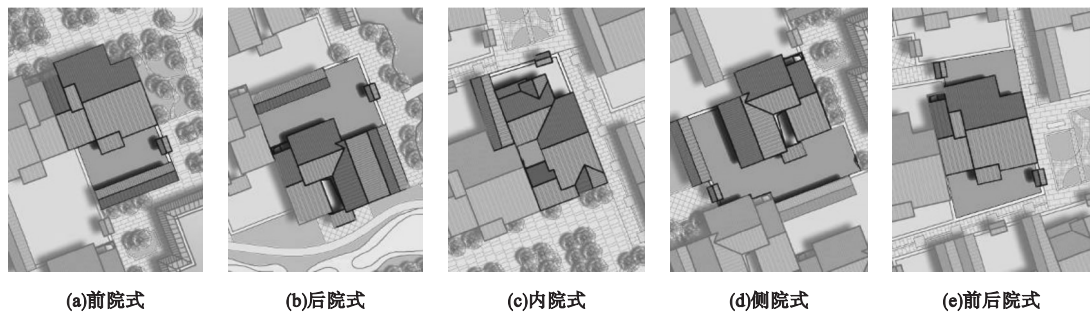


图 1 聚落空间院落布局



图 2 徽派聚落古牌坊空间形态



图 3 徽派聚落入口建筑空间形态



图 4 徽派聚落滨水建筑空间形态

2.“势”的把握——皖南徽派聚落依托山水框架的地理结构

皖南徽派聚落有着“七山一水一分田”的独特地理环境优势,这种优势为徽派聚落的形态构成提供了优越条件。皖南徽派聚落所处位置大都四面环山,享有山区独有的地理优势,村落环境优美,徽文化底蕴深厚,其山、水、建筑相互呼应,形成了山水框架的精美村落结构。从皖南徽派聚落的外部空间来看,聚落建筑布局呈现出山水结构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思想运用在空间秩序上体现为正与偏的结合,即布局上做到对称、轴线、秩序、变化、独立;空间层次上错落有致、主次分明、等级明确。“正偏”与“内外”巧妙运用,将周围环境、建筑组群、道路小巷节点等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空间有序、主次分明的山水框架聚落系统。在聚落主次空间方面,水口被看作聚落结构的咽喉,被当地居民视作人丁、经济兴旺的象征,居民认为水口位置直接关系到锁钥的气势,务求构建出“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聚落整体山水格局。在聚落园林建筑建造方面,古徽州人比较重视园林建筑与聚落结构的结合。皖南徽派聚落远借园外的自然山水,使居住者足不出园,便可“悠然见南山”;近则通过漏窗和矮墙,将邻家的佳景“引”进来,视野所及之处都是美景情趣。高低起伏和造型丰富的马头墙组合方式,使徽派聚落建筑在轮廓上虚实相生,营造出婀娜多姿的空间形象。在徽派聚落内部环境的整合方面,建筑与山势结合,与树木、岩石相互穿插,在保护原有地形地貌的前提下对局部进行覆土并种植树木,

间以点缀休息平台等,充分利用基地范围内的特质景观,造就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

3.“脉”的延续——皖南徽派聚落是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

皖南徽派古村落文化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及较高的文化影响力,逐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徽州地区的先人又被称为“古越人”,“古越人”在先秦时代以“巢居”的形式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直到汉代,“古越人”开始逐步向徽州地区转移,并将中原的汉文化带到徽州,逐步演进成为徽州文化体系的主流。尽管如此,外来的中原汉文化并没有完全取代土著文化,而是与当地徽文化进行融合,使徽文化得到升华与发展。正是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深层次交融,使得聚落定居点逐渐分裂成小型村落及饱和村落(见图5)。在聚落文化方面,徽州居民大多注重风水理论,很多村落建筑的选址都借鉴传统的风水理论,因为他们认为具有良好

风水的建筑群落是天、地、人三者融合的艺术作品。村落适应地形、水系、地貌等自然环境,以阴阳为基础、以五行为灵魂、以地形为依托,建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建筑单体强调理性有序、自我完善,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之间保持相对完整性与各自独立性,以有序的单体组成有机的群体脉络,把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建筑单体呈群落组合在一起,形成集中区域,避免了四散布置所带来的空间的过分均质化,使得空间形态上收放有度、开合自如,聚落单体布局与山水相融,与自然相融。正如我国宋代山水大师郭熙在其《林泉高致》中所描述的“世人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望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8]。皖南徽派聚落建筑环境优美、如诗似画的环境是建筑界的典范,“风水宝地”是居民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慰藉居民的心灵,展现浓厚的人文意蕴的栖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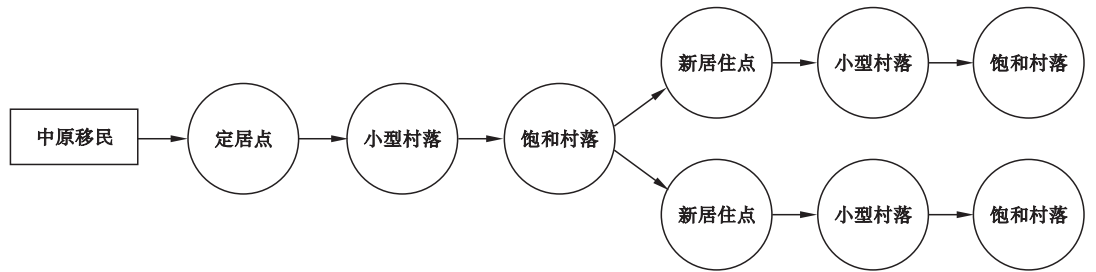


图5 徽派古村落演变机制

4.“神”的传承——皖南徽派聚落是传统聚落文化的典型

徽州地区又称“东南邹鲁”,是“徽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皖南徽派传统聚落,受到徽州历史、地理、环境、人文、观念的影响,发展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聚落空间(见表1)。在聚落选址方面,皖南徽派聚落多依据道家思想及儒家思想^[9],聚落选址的依据多为地形、地势因素,而较少考虑农耕方面的需求。究其缘由,皖南徽派聚落对于农业的依赖性较少,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以去外地经营的收入为主。聚落居民通过赴外地经营,无意中加强了区域间文化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徽派聚落文化的融合。

聚落内部的连接是通过宗族与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首先,通过拥有血缘关系的相同宗族的人员集聚而居组成聚落,聚落的等级特征比较突出。聚落内部族法严明、伦理等级分明,而严明的制度法规对于聚落的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其次,宗祠是村落空间布局的重心,也是聚落居民的精神家园。皖南徽派聚落文化氛围浓厚、田园气息丰富,通过聚落文化自我演化及对外交流等活动实现聚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种聚落文化表现在建筑上,既有西递村做官的府第“大夫第”,也有宏村大盐商所建的“承志堂”;既有关麓的家族群体建筑“八大家”,也有西递小巧玲珑的“临溪别墅”。皖南徽派聚落空间

以徽学为源,以徽州古村落风貌和徽派山水院落聚合为空间原型,以山为体、以水为带、以园林为背景,融合传统风水学,运用“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及造园手法,依托于“院落”的意象,构筑功能布局与景观系统合理的大山水结构,最终形成强大的徽州文化场。

表1 皖南徽派传统聚落空间特征

| 名称 | 方法 | 村落及区域 | 具体形态 | 特征描述 | 美学特征 |
|----|----|-------------------|------|--------------------|------|
| 形 | 整合 | 宏村、西递、屏山、唐模、塔川、潜口 | 聚落形状 | 聚落依山傍水,呈带状、块状 | 生态之美 |
| | | 西递、唐模、呈坎、南平 | 聚落形态 | 聚落内部开放通透,外观封闭紧凑 | |
| 势 | 把握 | 宏村、西递、屏山、唐模、南平 | 空间布局 | “七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 | 自然之美 |
| | | 宏村、西递、屏山、唐模、呈坎 | 结构格局 | 布局呈现出山水结构的伦理秩序 | |
| 脉 | 延续 | 西递、屏山、呈坎、南平、潜口 | 聚落文脉 | 中原汉文化与当地徽文化融合 | 文化之美 |
| | | 屏山、唐模、呈坎、南平、塔川、潜口 | 聚落选址 | 选址借鉴传统的风水理论 | |
| 神 | 传承 | 西递、屏山、唐模、潜口、黟县 | 传统手工 | 受到徽州历史、地理、环境、人文等影响 | 人伦之美 |
| | | 宏村、西递、屏山、唐模、呈坎、南平 | 聚落空间 | 聚落文化自我演化及对外交流等活动 | |
| 意 | 延展 | 西递、宏村、屏山、塔川、潜口 | 建筑构件 | 借鉴传统美学、哲学等方面的因素 | 形态之美 |
| | | 宏村、西递、唐模、呈坎、南平 | 建筑形态 | 建造者艺术修养、文化底蕴和意境 | |

5. “意”的延展——皖南徽派聚落外部空间是空间意境营造的代表

以皖南黟县宏村为代表,徽派聚落多背山临水,既可挡北来之风,又可阻洪灾隐患。皖南徽派聚落依托有利地形,营造出“浣汲未防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场景^[11],村落常被云雾覆盖,有时候如浓墨彩画,树影斑驳,仿佛展开一幅“画里乡村”的工笔山水画卷。皖南徽派古村落在建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传统美学、哲学等多方面的因素,聚落呈带状分布,依山傍水,粉墙灰瓦,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力求创造徽派山水园林景观的文化意境,突出“徽派文化山水园林”特色,以“山、水、林”为核心,以溪、湖、街区水巷、山、石、林等元素创造出江南园林景观与徽州自然山水村落的特色意蕴^[12]。皖南徽派聚落空间注重意境营造,聚落巷深幽静、形态多姿,聚落的空间设计是借助大自然的神釜之工,结合建造者的匠心独运,装饰手法独特,小品布置宜巧、宜精,以含蓄为主,配合其他景观元素共同烘托景观主体;在一些林深树茂、地形偏僻之处,小品则作为景观主体出现,以强化氛围。在水系组织方面,皖南徽派聚落根据地形地貌条件将其规划成为各区域的景观载体,结合具体环境进行人工化处理,

临水多设台榭,充分发挥水元素的灵活性与流动性,给设计注入生机与活力,尽可能达到水系“活水穿村,穿街过户”的效果^[13]。

四、结 语

皖南徽派聚落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传统群居体系之一,它把传统儒道思想、风水理论、地域环境、社会文化等要素有机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逐步成为徽派聚落文脉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文化观察角度对皖南徽派聚落空间文脉进行探究时,应该从多视角、多观点对聚落文脉的保持与延续手法进行研究,将聚落视作符号化载体进行审视,进一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同时,做到因势利导、兼收并蓄,学习先人对自然山水的尊重,创造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多元的、富有个性的地域性空间。

参考文献:

[1] 鲁勋洲. 徽州木雕的文化特质[J].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0(3): 64-66.

[2]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 徽州文化研究:第一辑[M]. 合肥:黄山书社,2002.

[3] 徐慧. 论我国古典园林的“中国画意”[J]. 美

术大观,2011(10):54-55.

[4] 程志永. 探求建筑传统文脉的保持与延续的手法:北京菊儿胡同改造启示[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1):43-46.

[5] 王海洋,蔡云峰. 皖南古村落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研究[J].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6(1):40-43.

[6] 姚邦藻. 徽州学概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 郑育春. 新农村建设类设计的重要源泉:解读传统徽派建筑聚落空间的创作手法[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3):182-184.

[8] 黑根旺. 中国画空间意识浅谈[J]. 集宁师专学报,2007(1):89-91.

[9] 程志永. 中国传统建筑色彩风貌及启示[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39-43.

[10] 冯卫,谢一鸣. 徽派传统聚落建筑基因研究[J]. 中国名城,2011(9):66-68.

[11] 邓卫华. 皖南村落园林与民居庭院[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8):302.

[12] 石祥强. 皖南徽派建筑与设计的美学价值[J]. 美与时代,2004(10):33-35.

[13] 周枫. 基于徽文化传承下的皖南地区乡村规划研究[D]. 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15.

Mainten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External Space
Context of Huizhou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Anhui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CHENG Zhiyong, WANG Jinkun
(Institute of Huizhou Culture,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fluence, the Huizhou settlement is formed based on the unique Huizhou culture, which is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que layout of buildings and the layout of settlements of Anhui-style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Anhui. The Huizhou settlement space organically combines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aoism, Fengshui theory, regional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e and other elements. This integr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settlement space environment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Huizhou settlemen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viewpoints, and regards the settlement space as a symbolic carrier for study to further reveal its hidden culture connotation.

Key words: settlement space; Anhui-style ancient village; external space; historical context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